

成均樓論文輯第二種

敦煌學論文集

上

姜亮夫 著

K870.6

60

:1

成均樓論文輯第二種

敦煌學論文集

上
姜亮夫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成均樓論文輯第二種

敦煌學論文集

姜亮夫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與華書社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東方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34.25 字數 735,000

插頁(精) 11 (平) 10

1987 年 6 月第 1 版 198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精) 950 (平) 1,050

統一書號: 17186·91 定價: (平裝二冊) 9.95 元
(精裝一冊) 11.30 元

成均樓論文輯序

成均樓論文輯四種：一、楚辭學論文集；二、敦煌學論文集；三、古史學論文集；四、古漢語論文集——依學術文化生發之敘論之，適與此相反，此就余交稿先後定之。其撰寫年時，起一九二七，至一九五〇大病，遂廢不能爲。東來後病稍痊，時時以新得資料與新知補苴之，故一文恆三四篇，因以差池不一，矛盾詳略然疑之辨至繁。一九七七年，略爲編次，與舊所編目相出入，而失於「文革」中者，十餘事；有友輩索觀而未歸還而其人慘遭浩劫而死者，遂無由求索，又損五六事；其平日所錄記小牘，幾無存者，雖欲重寫，亦不可得。余一生治學，貪多務得，年七十七後，發憤東來爲此四科，其餘皆廢不復爲。然此四事亦多鈎擥顛亂，殊少恰心當意。今年八十一，壯不如人今已老，則遭人擲揄，亦不敢自懟。然內府尙無恙，尙可役使，而目力僅存千分之一，不容讀書作文。遊手無聊，雖久自甘寂寞，更不能免於自廢矣。惜哉！四集之成，吾妻秋英多參與其役，而敦煌集爲最多，其所撰略六七事，他集亦時時爲余搜討不倦，理應誌之云。

難文以發發文賦吾書者。十餘情（一）《歸我楚辭諸傳》二十四卷，日。（二）《楚辭》——韓大南文外
敦煌學論文集序

○手 蘆溝橋事變之前三日，余自歐洲歸北京，與故都舊友相會。八二三上海難作，余方曝書于蘇州
干將坊，十九日蘇州空城避敵人飛鷹，旅舍促余離去，無所歸，因思入滬。車至真如停不前，親見敵
機炸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即電話詢滬中友人請爲察看寶山路藏書，正延燒不可知矣，數周不
熄，則素日節衣食所得舊籍二萬卷成灰燼矣。將斷炊，乃受東北大學之聘，于白下藍家莊友人家，勉
攜兩篋殘稿，忽忽渡江至西安，急求中國旅行社，代運蘇之居停主人鮑姓干將坊所曝書，社復電同
意，不意主人周折，此八千餘卷校好書冊稿件亦耗矣。琴書飄零，無以爲生。日對其遺中。

次年與新婦賃三台北山下樓屋二間，無所事，惟歐洲所得敦煌各種經卷幸得隨，乃日伏長廊中，與妻相對啾啄，三年成《韻輯》二十四卷，《經籍校錄》六卷，《敦煌文錄》四卷，《莫高資料編年》十二卷，《敦煌志》十卷（後解散爲通俗讀物曰《敦煌——偉大的文化寶庫》等六種，及別成《敦煌識小錄》六種，吾妻養病檐前，憐余勞，爲錄成書曰：一、《隋唐宋韻書正俗字譜》，二、《敦煌釋氏錄》，三、《經卷題名錄》，四、《敦煌寺名錄》，五、《敦煌寫生錄》，六、《唐五代敦煌坊巷錄》）。一九四〇年移硯昆明，與清華北大舊友相值，有商量之樂，遂又輯不入上列各書之單篇論著爲《論文集》，先後得二十餘篇，又求之通人，爲考研各卷，如蒙文通之于《老子》，金君毓黻之爲《唐官令品考》，徐君仁甫爲《諸韻書卷子考》，而學友唐文播校《老子》最謹嚴，皆輯爲論文，凡收文八篇共爲《論文集》。余行能無似，徒以勞瘁于此種故紙堆中之事當有了時，此一集可謂了一事矣。此爲余敦煌學之第一次結集，甲申六月，時在昆明翠湖畔。

乙卯冬，女兒自富陽歸，「吾儕相對復三人」，女樂依膝下，爲整齊插架書籍，遂發奮爲余編次所著書，自覺關涉敦煌者雜而多端，遂商量重排舊稿，其可類者類之爲一書，計得完稿九種，《敦煌文錄》大殘，然尚有目可尋，惜之亦附之，定爲《敦煌十書》，非謂其專於此而有獲，實則敝帚自珍，且余一生精力，憔悴于此，世有知者，或能爲壽之棗梨。私以爲亦可作學術鼓吹，亦所甚願也，不然則藏之以待後之知吾書者。十種計：（一）《瀛涯敦煌韻輯》二十四卷，巳印。（二）《敦煌——偉大的文化

寶庫》，已印。(三)《瀛涯敦煌經籍校錄》四卷，(四)《莫高窟年表》十二卷，(五)《瀛涯敦煌雜錄》，(六)《敦煌學論文集》四卷，(七)《敦煌識小錄》五種，(八)《敦煌隨筆》，(九)《王國維劉復兩先生所錄倫敦巴黎藏原寫本切韻校記》九卷，(十)《敦煌文錄》。此次結集，似近誇飾，其實則大病之後，恐不能永世，自爲總結，其情至可悲也。

與十年前動亂余損失甚重，即以此論文集而論，余所最重視《翟奉達傳》、《尚書堯典殘卷疏證》、《漢魏毛詩音考》、《唐末五代敦煌寺觀經籍雜考》等文，遍覓不得，可能皆已佚失，然記憶中，似有友輩借觀，或求教于人而未歸還者，其事難言，但冀其留在人間者，能漸得歸來，實爲大幸。

此次整理，凡十書中可擷採篇章大體系統入錄，其入錄以兩則爲準：一則其所論斷對敦煌學稍有貢獻者，不論巨細錄之，故吳彩鸞寫韻，事近小說，以其可能關係韻書體式，李唐當世風習也。又如《曹氏世譜》，由題詞彙成，所關於瓜沙兩世家史事雖不爲重，然于應用史料，可爲兼收並蓄之一例而錄之。一則與研習敦煌史料有關之工具篇章，亦盡傳之，如釋氏名、寫生、寺塔諸錄，實可爲研究敦煌學者一種「座標」，就此座標，可參證比例以定每一經卷壁畫之年代、作者等事，於此學至爲有用，故錄之以附於卷末。

又如校錄一組中，僅用《詩》、《書》兩類，而省去《周易》、《三傳》、《禮記》諸卷，則以治《詩》、《書》者爲最多，故留《易》、《禮》、《三傳》以待之將來，亦以省此輯之繁重也。於是丙辰所定《敦煌十書》，

成均樓論文輯總目錄

部六小事，此集本輯初錄余對情不謝，既而稿之云。

八、廿二、楚辭學論文集

對姑！四集之始，吾妻煥英之參與其對，而楚辭集最遲，其祖楚辭。

二、敦煌學論文集

同無恙，尚百對，而目氏對奇于後之一，不容齋書半文。張毛鼎卿，雖

三、古史學論文集

本集處學賡續，經心對心當意。今平八十一，其不成人今日乎，限數人

四、古漢語論文集

發語，十集事，古文並集，而未編數而其人對數皆佳而更善。茲無田來家，又附正六事，其平日也

五、古詩學論文集

以蓋斷不一，平韻精，初然錄之，繼至樂。一、式、式、平、韻、論、文、與舊韻目出入，而夫然，文革

六、古文學論文集

至一、式、正、大、辭、意、適、不、附、錄。東來楚辭辭彙，初初以陳辭資採與陳映辭直之，姑一文對三四辭，因

七、古文學論文集

文彙——於學辭文，升、生、錄、之、楚、辭、之、辭、與、此、林、又、此、楚、余、交、辭、求、楚、文、之、其、辭、寫、平、初、或、一、式、二、式、

八、古文學論文集

文彙——於學辭文，升、生、錄、之、楚、辭、之、辭、與、此、林、又、此、楚、余、交、辭、求、楚、文、之、其、辭、寫、平、初、或、一、式、二、式、

九、古文學論文集

文彙——於學辭文，升、生、錄、之、楚、辭、之、辭、與、此、林、又、此、楚、余、交、辭、求、楚、文、之、其、辭、寫、平、初、或、一、式、二、式、

成均樓論文輯總目錄

歸王僧虔次王曹夫人餘贈香菩薩觀

目 錄

蓮歌小題六論

成均樓論文輯序 一卷補三十字長圖

敦煌學論文集序

吳澤霖書目贈事錄及其增訂

敦煌經卷在中國文化學術上的價值

海外敦煌卷子經眼錄

敦煌本毛詩傳箋校錄

敦煌本尚書校錄

巴黎所藏敦煌寫本道德經殘卷綜合研究

敦煌所見道教佚經考

瀛外將去敦煌所藏韻書字書各卷敘錄

敦煌韻輯凡例與敘例

瀛涯敦煌韻輯補逸

切韻系統

附：魏晉至宋諸家韻部總譜

故宮博物院影印唐人寫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宋濂跋本）四聲韻目中所列呂夏

陽李杜諸家分合說明的注子及每卷總字數

隋唐宋韻書體式變遷考

隋唐宋韻書反切異文表

敦煌諸韻書切語上字不見於廣韻諸字譜

敦煌諸韻書切語下字不見於廣韻諸字譜

諸隋唐宋人韻書小韻韻次異同考

吳彩鸞書切韻事辯及其徵信錄

唐人所謂聲紐三十母說

敦煌小識六論

附：漢武經略河西之原因

讀王靜安先生曹夫人繪觀音菩薩像跋

三八九

四七七

四九一

四六七

四九五

六九五

六九七

六九七

七二一

七二一

七二七

七三七

七六一

七六三

王靜安先生所錄切韻三種卷子校記	七六七
劉半農敦煌掇瑣所錄王仁昉切韻卷子校記	七八一
羅振玉補唐書張義潮傳訂補	八八三
附：張氏世序表	九一
瓜沙曹氏年表補正	九一三
瓜沙曹氏世譜	九五五
附：曹氏世譜總表	九七三
敦煌造型藝術	九七七
敦煌學必需容納的一些古蹟文物	九九七
敦煌學規劃私議	一〇〇七
我與敦煌學	一〇一一
附錄：敦煌經卷壁畫中所見釋氏僧名錄	一〇二五
敦煌經卷題名錄	一〇四七
敦煌經卷壁畫中所見寺觀錄	一〇七三

兩位方便，歸國後，又忙於衣食，「糊口四方」，也不會專力爲之。實在辜負得很。

我本來在三台東北大學時，已着手編譯我所得的卷子，同時也請許多朋友參加這一勝流（見後），我自己搞了一個《敦煌學志》，共分六類，一、《總論》，二、《經籍校錄》，三、《雜錄》，四、《文錄》，五、《韻輯》，六、《敦煌學論文集》。抗戰結束時，六類都有若干成品，解放初期，爲了宣傳敦煌學，同重民商量，想寫點通俗的小冊子，我把總論部份譯爲語體，附上一些圖片，用《敦煌學》偉大的文化寶庫一名，出版了，但並未引起重視。其他各部，也僅僅印行了《瀛涯敦煌韻輯》一書（但印數特別少），《敦煌學論文集》也只發表過極少篇章。其他三錄，則《文錄》是隨時無次鈔的抄在大號中號卡片上。《文革》當中，我的讀書卡片，筆記，全部損失，幸存者，只有

《經籍校錄》與《雜錄》二種，以個人的業績來說，我應大大滿足，以中國文化學術的大流來說，我是萬分不滿意，在「文革」前，還有王、向兩位好友，可以商量，而今後則寫好文章，也未必有人能為我看一看，指正指正，這才真正是文化學術上的損失。其卅各稿，由劉勳明付丁《藏書》。

真是這種「人才」缺乏的情況，是我們學術工作者應有的責任，應深切感到恥辱的事。想到這三十多年來，未盡到宣傳之力，所以把這篇短文，重加修改。現在中國文化大池裏，投上一個小石頭，讓它不論是大或小，起一個小水紋，自然也許會引起全國上下的重視，使下一次「國際敦煌學」開會時，能有年富力壯的學人去參加，說明中國有人。壬子 同朝出帶筆之限文參取紙一題範

兩式立頭，體圖為「文」字九食，「口」四式，此不曾專代錄文。寬致辜負替卦。

中國文獻的發現，在歷史上有了好幾次，與文化的關係都極大。一是孔壁古文之發現，形成經學上今古文兩派的分立，影響到學術思想的分歧，以及對古史古學的爭論，甚至也影響到後世政治教育各方面的興廢得失，但孔壁古文的本身問題，到現在還是疑獄，恐怕將永久是我們不能解決的疑獄。第二是汲冢竹書，這一次的發現，比孔壁古文可靠得多，而且流傳的東西，也還少經人的纂亂修潤，經過清儒及近代學者的研究，其真價值已漸可評定，但是這一次的發現材料既少，內容也比較簡單，歷代對他們的研究討論雖有，而不會激起學術界的什麼浪潮，在文化上雖不能說毫無影響，而價值確遠不及孔壁之龐大深邃。第三應當算西陲竹簡與殷虛甲骨。竹簡在學術文化上的價值，自

然遠不及甲骨刻辭，但漢代西壘的歷史社會研究得到了不少的證明，至少也足以與汲冢竹書并論，甲骨文是近三、四十年的大發現，他影響于上古史上古社會的地方。已有王靜安先生羅振玉先生與及王襄、葉玉森、郭沫若、胡小石、董作賓、徐中舒、楊樹達、吳其昌、唐蘭諸君的研究，赫然俱在，不容否認，而出土之地又經中央研究院之科學的發掘，本源昭明，不比孔壁之惛惛莫定，這是中國史上新發現的文獻之最爲可靠、最爲可寶的一次，然而他的收獲，只是片斷不明、殘破不全的上古史上古社會的材料，雖可憑借他以考證殷商文化殘段，《殷本紀》所載的殷商史事，並可爲《吉金》上史事的旁證，以及探求文字衍變的系統，但還不能真的建立起真實殷商史——殷商社會史的全部，甚至也不能明白顯示周因於殷，損益可知的真像。在文化上的價值雖高，而不博大，好似是金剛石是白金，而不是今日文化中離不了的鋼鐵煤炭。至於第四次文獻寶庫的發現，應當是敦煌石室南北朝以來寫本經卷的發現。這次的發現，規模之大，內容之富，方面之博，可說是空前，不僅是幾種古經、幾部竹簡之所能比，即數萬片的甲骨，也當瞠乎其後，他在文化上的整個的價值，雖此時尙不能確然評定，將來影響於學術文化，甚至於我們民族的創進的資鑑，亦正待國人之興起研究，但我可以平實的說，深邃容何不如孔壁之於儒家經典，甲骨之於殷商史實，而博大必爲前三次任何一次之所不及，現在就我心中所能記憶，及手邊所有的材料，略加分析，已大有可觀。我手邊參考書極少，此地（三台）更不易求得，欲作全盤的文化上的價值估計，事實上不可能，而且爲時也太早計，請以俟之來日。敦煌

卷子大部分是抄的佛經、儒家經典、老子雜家書籍，其非專書的卷子，則有「短文」、「詩詞」、「信札」、「賬簿」、「戶籍」、「契約」、「醮詞」、「祭文」、「祝詞」之類，也有圖書、圖案及各種西藏、印度、小亞細亞一帶文字的文書之屬，現在我們分析也就依其類別而各爲之說如次：

一 佛經

此類寫經分量佔大多數，約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約二萬卷），其中又似乎以《大般若波羅密多經》、《蓮華經》及《金光明經》三種爲最多，惜乎幾種比較可靠的目錄，手邊一本也沒有，不能統計。我對於此類經典，多半都不細看，並不是有所好惡，只是誦習過少，根底太薄，明知必無所得，故未加以注意，其中關於《瑜珈師地論》、《大乘起信論》、《百法明門論》、《法嚴經》幾種，我在巴黎時略略用今本較過幾卷，無甚大差，只偶有字句的錯落，現就我所知道與學術上有絕大關係的幾件事，略說如下：

（一）有中土已亡的經典，而見於敦煌寫本中者，如巴黎藏之《大乘入道次第》，敦煌藏的《大乘四法經論廣釋開決記》。北京藏《佛說延壽命經》、《諸星母陀羅尼經》，巴黎、倫敦皆有之。《薩婆多宗五事論》、巴黎藏之《佛說閼羅王授記四衆送終生七往生淨土經》、北京藏之《大乘稻芊經隨聽手鏡記》等書都是中土已亡，或僅見於日本，而皆見于敦煌經卷中，此類爲數當在不少，惜乎尙無人

爲他作統計。且不盡然。據西文之藏經、本日影入藏經等書中。載P二四六一卷。P二四六二卷。

(二)爲華文譯本，而附寫梵文本之卷。此種寫本，恐怕以法京國家圖書館所藏爲多。即以柏氏

書且而論，已有二四二六號卷之《金光明經》卷三，二〇二五、二七三九、二七四一兩卷之《般若波羅密多經》，二七〇四《佛說無量壽經》，三七四五《金光明最勝王經》，二七八一之《陀羅尼經》，二七八二、二七九〇、二七九八《般若波羅密多經》，三七八三之《法華經》，二七八六之《維摩經》，皆一面華文，一面梵文。又如二〇二七、二〇二八、二〇三〇、二〇三一、二七四二諸卷亦然，且有夾寫于行間者，如二〇二四是。《中國之大山藏經》、《白雲藏》、《長壽藏》等藏經一類事實。藏書於長壽藏等藏經

(三)爲有關佛教事跡之史料。其記中土佛教史蹟者，如P二二七四、P二六九二、P二二二二、P二二七三、P二一八二諸卷。有言吐番統治沙洲時之佛教源流者，如P二四九九。有記關於各地佛教之情狀者，如P二一九一。有記敦煌佛寺之規矩者，如P二八七九之《敦煌十七寺僧名冊》諸卷。其他可備參考之卷，如P二二五八、P三二五九、P三三九一號卷之《文牒》，P二六七一號之《事跡草圖》，皆與佛教史大有關係。有唐一代，崇奉老聃，道教極有勢力，因而道教亦最盛（詳後），而有佛道雜揉的書籍，如P二〇四四之《真言要訣》是也。在《敦煌經卷》中，有一面寫佛經，而他面則寫道經之卷甚多，如P二四〇一，一面爲道經殘葉，他面則爲佛經《天請問經》。P二四〇四卷，一面爲道家之《太玄真一本際經》卷三，他面則爲《六門陀羅尼經》、《六門陀羅尼經論》及《六門陀羅尼經廣釋》。又如